

董橋

紙平安

董桥

一
紙
平
安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纸平安 / 董桥著.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110-1094-0

I. ①— … II. ①董 …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1818号

总 策 划：林道群

总发行人：俞晓群

责任编辑：李忠孝 朱 璐 张 镛

美术编辑：吴光前

责任印制：于浩杰

出 版：海豚出版社

网 址：<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100037

电 话：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传 真：010-68998879

印 刷：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32 开（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5.25

字 数：60 千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110-1094-0

定 价：65.00 元（精装）

繁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简体字版 © 海豚出版社 2013

目 录

1	自序
9	日长如小年
16	枕山书室
23	我的艾丽丝
30	爱砚说
37	夏先生
44	本色
51	二月天
58	陆灏书扇
65	绵绵堂
72	三白小记
80	如月之恒
87	苦雨纪事
95	题南簃

- 102 立体乡愁
- 109 桑园
- 117 菩萨蛮
- 125 好字
- 133 小品自序
- 141 镜花缘
- 148 夜曲

自序

唐秋甫从前年轻老气十足，如今老了也不显老，唐太太乔安娜说他从来没有年轻过。我们在伦敦同学喜宴上相识，谈得来，交往多，星期六跟萧先生、戴立克他们结伴逛美术馆，逛旧书店，逛古玩铺，星期天下午几家人一起听音乐会，听傅聪。我们都叫他秋翁，一派“五四”人物，玳瑁圆框眼镜很金贵，衬衫西装领带也讲究，意大利名牌，英语牛津腔，国语闽南腔，说话总是小小声。秋翁那些年爱买古董墨水缸，只买欧洲货，十八世纪蘸羽毛笔的最精致，云石座，金银套，水晶缸，花卉图案细腻得不得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蘸长管钢笔的墨水缸也多，单缸单笔套轻便，双缸双笔套古典，一缸盛红

墨水，一缸盛黑墨水。秋翁说羽毛笔墨水缸象征文艺复兴文人案头精神，传承几百年。转眼二十世纪初了，衣袋里插墨水笔书桌上摆打字机倒是词语大匠纸上风云的乾坤肇兴。萧伯纳棚屋里打字的黑白照片是文林景观。摄影师拍摄海明威背着晨曦敲打“下木牌”打字机海明威看了说 “I don't work like this”，谁都不相信。萨冈趴在地上打字的倩影成了沙龙名作。福克纳坐在好莱坞寓所阳台赤膊打字写剧本的老照片也长寿，老福克纳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报刊上登了又登。秋翁收藏古董打字机也多，我从小打到老的雷明顿最后归了他，送回小型奥林匹亚给我用。乔安娜说他们家书房里至今挂着一张黑白老照片，纳波科夫一九五八年在纽约州绮色佳家里跟夫人维拉的合照，纳波科夫戴着老花眼镜一边看资料一边口述，维拉坐在一旁打字记录。秋翁说打字机字键打出字母的声音是文化脚步声，打完一行那轻轻一声铃声是文明史上最细腻的叮咛：“电脑时

代我们从此连耳语都久违了！”五月里他们夫妇去闽南探亲路过香港玩三天，秋翁硬是拿走我家一幅溥心畲诗笺，还要拉我到镜框店装了镜框才甘心。从来是个急性子，想做的事情绝不拖沓，牛津读完书老家来信要他回南洋打理父业他三四天里匆匆飞走了，一堆老朋友想请他吃饭替他饯行都落空。秋翁说他是独子，父亲八年前亡故，母亲一个人经营一盘生意太辛苦，他不回去不放心。唐家很古老，我休假到南洋玩顺便去看过唐老太太，老民国大家风范，一身旗袍整洁端庄，一口乡音徐缓有致，配上老宅院一堂红木家具仿佛周璇电影一个场景，连奉客的桂圆茶都精致得要命。老太太说了许多秋翁少小故事给我听，说他五岁会背诵王维会唱英文儿歌伦敦桥快塌下来，还带我上楼看秋翁的书房，墙上挂了许多字画，有一幅是老太太抄录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工楷质朴气清，苍健神腴，说是小时候乡下老秀才教的。我回伦敦收到老太太来信谢谢我去

看她，毛笔小字真漂亮，老辈人说的古树着花。信笺宣纸也讲究，浅浅印了“平安”双钩隶书。信笺印“平安”辞书上说叫“平安字”、“平安信”、“平安纸”。宋诗轻叹“细读平安字，愁边失岁华”。元代《桃花女》楔子说“想我河南人出外经商的可也不少，怎生平安字捎不得一个回来”。清代李慈铭乐府外集《星秋梦》说“凭盈盈生长画堂前，劳梦里家园指点，恨不得倩寄平安纸一缄”。台北张作梅先生五十年代给我父亲写信信笺上印的是“安且吉兮”双钩隶书，水红色娇得像落在池塘水面的桃花花片，六十年代我在台北跟张先生要了几张，舍不得写信写字，读完书萍踪飘忽四处浪游不见了。张先生说那款信笺是抗战胜利后在厦门印制，“安且吉兮”四个字是杜就田的隶书描了双钩制版付印。杜就田是清末民初书法家，他的隶书我父亲最爱，说远胜何绍基。我买过他一幅中堂，前些年送给我大哥了。上星期看上海拍

卖图录看到一对杜就田隶书楹联，大字遒厚庄丽，有庙堂气，也不贵，真冤枉，杜先生身后名望未免冷寂了。张先生那天说，“平安”二字入诗，当代当数我的老师亦梅先生那首《三保洞怀古》。三保洞是郑和下西洋遗迹，在爪哇垄川：“奉使当年下垄川，天风浩荡拥楼船”。我小时候过年过节常跟大人到三保洞拜祭，石洞很小，供奉三保公石像，香火鼎盛，入洞烟薰难忍。洞外古树参天，郑和船队的藤缆还悬挂洞口，老师诗里颔联说是“衣冠寂寞山亭在，藤缆依稀石洞悬”。那口古井最著名，人人要拜，要喝井水祈求平安，诗里颈联于是说“两字平安三尺井，万家心愿一炉烟”。余杭章太炎也到过三保洞，留题名句“寻君千载后，而我一能无”，老师收尾二句是呼应：“余杭客过留题处，千载寻君更惘然”。老诗人黄肃武先生说太炎一联，亦梅一诗，“可与此洞并传”！老师那首诗五十年代在南洋报上刊登过，我去了台湾读书，

南洋知交甜妞寄来我们临别在三保洞井边合影，背面她也题了那句颈联，看了害我倍加惦念她甘甜的酒靥。那年月年轻人出远门读书谋生都爱带着三保公的平安符护身，我十七岁到台湾求学带了，闯南荡北几十年还供在家里神龛上。云姑去大陆升学也带，说是破四旧吓得偷偷烧了，从此厄运连连，吃不饱睡不稳文革那几年差点自尽。前两年她生辰我寄上一尊观音铜像贺寿，她来信说：“铜像供奉佛龛，日日摘小园鲜花上香，所求不外平安二字：故人平安，世间平安。贺铸说不信芳春厌老人，老人几度送馀香，我却历遍断云残雨，千声砧杵再也惊动不了帘影灯昏了，汝且放一百个心！”东坡微雪怀念子由写得最好，云姑家里悬挂沈尹默写的这首诗，“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无事屋庐深”，她连寻常砧杵都懒得听了，心境平和可知。我七十贱辰前夜她来电话叮嘱我此去桑榆晚景，不可多生葵倾之心，平日读书写作之馀，更应养成早睡早起

的习惯，不宜再多熬夜：“书都写了那么多了，”云姑说，“今后不妨多写散淡之文，写者平缓，读者平安，多舒心！”七十之后写的《从心篇》专栏这回又要结集出版，书名索性题为《一纸平安》，也算念记这位老姐姐的叮咛，博她安心。秋翁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我那么多书，连旧书旧文都重编补印了，早年一些翻译作品也该再编再印才好。翻译确是我的故业，译得满意的旧东西不多，《再见延安》是一本，其他翻一翻都看不下去，人老了不信翻译可靠。英国名家亚历山大·蒲柏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剑桥古典文学专家理查·本特利读了说，真是一部漂亮的诗歌，却不该说是荷马的作品：“It is a pretty poem, Mr. Pope, but you must not call it Homer”，多泄气！还是安分好，安分了才安吉。

壬辰年五月初五

日长如小年

美国傅玫回香港过春节，约我初二午后陪她去看望她姑父，说姑父熟读英文，近年走路不便，我去一趟老先生一定高兴。我这两年倚老卖老，饮宴应酬可免都免，陌生人尤少交际，比我年长的前辈我倒是不敢怠慢，生生熟熟都诚心讨教。姑父今年米寿，轮椅推进推出，双腿裹着厚厚的铁灰色毯子，头戴铁灰色呢绒帽子，跟围在颈上的铁灰色大围巾配得很好看：“还说好看，”老先生紧紧握着我的手笑得高兴。“远远望去倒像一具烧水的破铁炉了！”国语带着陕西腔，傅玫怕我听不懂随时替我解说。姑父英语倒说得很清楚，英国留学，听说西洋文学熟得不得了，客厅南窗下大书桌叠了好几叠洋书和线装书，还有一架古董

打字机，说是在英国读书用到现在，跟客厅那堂红木家具一样年迈，红木都包上岁月的油光了。墙上对联也不年轻：“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潜庐主人手笔，字字饱满，墨色印色旧得寂寞。对联中间挂的是杨逸山水，墨彩迷蒙如梦，水边几株垂柳竟然还在摇曳，盥雪翁笔法秀润真像王时敏。姑父说他还有杨逸一本册页，摆放在哪个箱子不记得了：“你文章里漏写一件小事我倒记得，”他说，“那篇《圣诞快乐》写了 James Russell Lowell 你忘了提一提他是维琴妮亚·吴尔芙的教父！”那篇随笔我提了一下洛威尔的《朗弗尔爵士幽冥赋》，说他是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文评家、外交家，当过美国驻西班牙公使、驻英国大使，也当过哈佛教授，当过《大西洋月刊》和《北美评论》总编辑。我说我只读过他两本书话《我的藏书》和《书斋明窗》，三十四十年了，依稀记得笔下渊博，文字稍干。正巧，前两天我整理书房一角一堆老书，吴尔

芙几册日记掉出一张纸条铅笔写着 Lowell — 1882 — Virginia Stephen。我一看想起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维琴妮亚出世洛威尔还在美国驻英大使任上，他写了一首诗贺维琴妮亚诞生，祝愿史蒂芬家小姑娘继承父亲莱斯利爵士 Sir Leslie Stephen 的书香事业，一门清芬。那张纸条背面我还写了毛姆也是一月二十五日出世，年份是一八七四，比吴尔芙大八岁，都是水瓶座。真糊涂，写《圣诞快乐》那几天我竟没有想起这些旧闻，岁数大了脑子迟钝，顾得了山顾不了水，下笔疏漏多极了。傅玫悄声骂我多虑：“一辈子写了百万千万字的人了，你还计较这些小节！”那天她心情大好，姑父找出家传五六幅清代花锦送给她，说是姑母下世了，没人懂得珍爱这些老古董，干脆归傅玫玩赏。大幅的毯子那么大，小幅的毛巾那么小，有灯笼锦，有青绿簟纹锦，那幅琐窗格子锦边上有些霉烂，一大幅曲水小折枝杂花锦最秀丽，康熙年间的珍品，姑父说沈

从文书里全写了，那幅织金格子锦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夫人出大价钱跟姑母买姑母不卖。

“三四十年代我迷恋这样精致的旧锦，”姑父说，“苏州杭州北平到处找，四九年全留在老家，逃出来只带了十几幅，女儿出嫁拿走了一些，也不懂，到了外国全送人了！”老先生似乎稍稍后悔送女儿到美国读书，说是让她去英国也许多懂些老古董情调，清代花锦这样的刺绣艺术她会学着爱惜：“我读书那年代伦敦古玩店连清朝官服都有，”他说。“一位南京官员还买到绣花绸帐，丹凤朝阳，祥云捧日，细柔艳丽得出奇！”吃下午茶我们吃的也是英国司康烤饼，文华酒店买回来，还有湾仔金凤的奶茶，甘香温润，比英国喝的好多了。姑父一生爱吃，他说伦敦舰队街早年有一家咖啡店奶茶糕饼也讲究，忘了什么招牌。我倒记得 Holborn 有一家弗利特河糕饼店 Fleet River Bakery 很出名。弗利特河原是流入泰晤士河的小河，年久成了阴沟，河畔古早有个关